

鐵崖古樂府注

冊三

序

楊鐵厓先生古樂府編自門人吳復人稱鐵雅外此有詠史詩編自門人顧亮人稱鐵史予求顧編不可得蓋書缺有間矣前明萬曆中先外王父淵止陳公爲刊古樂府行世強半皆詠史詩吳編所不載予旣出吳編付梓因刪去已見者不重出另錄詠史詩加之箋註都爲一集名亦仍舊題曰鐵厓詠史註夫詠史則詩史也先生有明訓矣其言曰虞廷載歌君臣之道合五子有作兄弟之義彰關雎首夫婦之正小旻全父子之恩詩之教也又曰老杜氏陳古諷今言詩者宗爲一代詩史予竊論之老杜始以拾遺終以工部目擊開元天寶盛而忽衰乾元大曆亂而復治故史在一代自可當作者之聖先生始以散員終以閑曠心擬三史統辨定以公論歷代史鉞斷以大義故史在千古亦不失述者之明是集也其事則史其旨則經田舍翁歌明良也其卷阿詩人之意乎臣誓爲稷契卽老杜詩竊比稷與契

也牧羝曲昭忠節也其盡瘁事國之謂乎牧羝郎十有九星霜卽老杜詩蘇武看羊陷賊庭也落景不可回朝露不可久此述李陵勸語卽友誼亦可思王孝子王蓼莪敦孝行也其明發不寐之思乎祥也孝子可移臣子忠其正也哀也父遺我讎兮讎豈我君則其變也此與老杜詩孝理敦國政無以異也五王毬篤友愛也其亦所謂和樂且耽者乎此其正也反是則爲將進酒此其變也一則曰萼綠五枝生五花一則曰雙絲工奏棠棣詩此與老杜詩自多親棣萼將毋同楚國兩賢婦夫婦之正也其亦所謂莫不靜好者乎鳳皇曲則夫婦之變也造端不能合隙終不能睽此與老杜詩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託興不同究歸則一昔人謂杜氏之功不在騷人下予則謂先生之功不在唐人下已乃若精于比例則有黃鳥止楚良死太苦黃蛇穿土良死其所善於諷諫則有畫工意則繆畫工事則忠明于斷制則有有詔殺賊臣殺賊非殺父工於用事則有牛馬走餉龍蛇走

兵妙于打疊則有文皇殿上去獻俘於乎文皇罪曰余巧于聯合則
有玉樹聲中作唐鹵門外崇韜是擒虎其他不勝枚舉顧或指馬文
園碧眼襍兒而嫌其過求尖新用相詬厲是則誠然然先生之詩正
不在此老杜飯顆山頭之嘲卽有之庸何傷

乾隆甲午正月望日同邑後學樓卜瀝書

鐵厓詠史註卷之一

目錄

單父侯

蘆中人

牝雞雄

楚國兩賢婦

大良造

三鄒子

天下士

傳舍吏

夷門子

慈雞田

觀津客

文信侯

廁中鼠

樊將軍

臘嘉平

杯羹詞

漂母詞

田橫客

高陽酒徒

陸大中

走狗謠

赤松詞

鐵厓詠史註卷之一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瀝西濱註

同宗後學

楊之光愛之

訂

楊之昂文駒

單父侯

有序

荆舒嘗論三不欺以子賤之爲德者不可獨任至疵堯之驩
兜亦或類舉於前此敗德之論也故吾賦子賤之不忍不使
班於西門豹之流孔子論西伯之德不令而訟息於虞芮不
忍欺之效也子賤之德不令而禁行漁子非西伯之化歟荆
舒不能識也

單父侯吾父母治吾以天不以榱楚堂上彈琴赤子舞堂下

戶叶單父

之賢

句

賢不齊者五吾能事之治單父以賢輔治神明主民不忍欺

魚不取化行西伯奚翅單父

韓詩外傳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說苑孔子謂子賤曰
 子治單父而衆悅何施而得之也曰此天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
 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
 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邑也家語子賤爲
 治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
 漁者曰魚之大使巫馬期爲觀政焉愛之其小者名爲鮪吾大夫欲
 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也巫馬期反以告孔子曰吾嘗與言曰誠
 使民闡行若有嚴刑於旁何行而得此孔子曰吾嘗與言曰誠於
 此者刑於彼宓子
 行此術於單父也

蘆中人

蘆中人江上來江上丈人古剛烈移橈濟君君莫猜楚賞爵執珪送
 君以死君行不可稽蘆中人入吳七首進專諸大吳國嗣闔閭王駕
 入郢郢爲墟薦荆社鞭荆軻秦庭七夜哭包胥楚孝子楚離臣少傅
 長舌舌殺人孝子離君不離臣嗚呼孝子離君不離臣倒行逆施白
 日曛

吳越春秋伍員奔吳江中有漁父渡之爲取鮑乃潛身於深葦之
 中有頃父來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又子胥
 既渡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漁父曰吾聞楚之法得伍胥者賜粟
 五萬石爵執珪豈圖取百金之劍乎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

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史記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又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又申包胥走秦告急秦不許包胥建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又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又申包胥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

牝雞雄

列女傳伯嬴秦穆女楚昭王之母也吳王入郢妻昭王之妻又欲妻其母嬴嬴伏劍不可犯而止為作牝雞雄補樂府缺牝雞雄秦氏熊公穀書吳王入楚妻後宮牝雞雄把劍夜嘯生悲風夫亡子遁誰適從人言秦雞解逐鳳不知牝逐孤飛龍

列仙傳秦穆公女弄玉隨鳳皇飛去故秦作鳳女祠於雍宮

楚國兩賢婦

楚國兩賢婦婦夫萊與輿寧隨夫壻饁牛下不願夫壻專城居投畚却車駕挈器采樵蘇嗚呼今丈夫棄耕貪祿句粟萬鐘養孥句孥未

養身受醢菹禍及其夫姑叶永為二婦噉鄙夫

列女傳楚王持金聘接輿妻曰不如去之夫負釜甑妻戴衽器變易姓名而遠徙莫知所之又老萊耕蒙山之陽楚王聘以璧帛駕至老萊之門老萊方織畚妻曰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箠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投其畚而去

大良造

大良造三尺木重千鈞太子犯法僂傅臣立信動物令如秋與春如何食印盟棄梁信詐取三軍而諸侯弗順駢脅日以繇左建日以峻趙良諤諤桀耳啓虞舜大良造誣王道詭霸功開塞耕戰強西戎血渭水兮祆冀宮欲與五穀相雌雄五穀死杵不相舂大良造逆旅不相容

史記商君列傳以鞅為大良造索隱曰即太上有能徙置北門者十六爵名也又立三尺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五十金又太子犯法衛鞅刑其傅公孫賈又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孫鞅將而擊之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又趙良曰君之出也多力而駢脅者驂乘又攻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又商君曰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又商君曰左建觀我治秦也孰與五

幾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又商君曰千羊之皮不如一治秦與趙良曰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又太史公曰余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又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曰冀闕卽魏闕也冀記也列教令當於此門闕又趙良曰五穀大夫死春者不與相杵鄭康成曰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又發吏捕商君坐之商君至闕下欲舍客舍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爲法之敝一至此哉

三鄒子有序

太史公傳孟軻以冠稷下諸儒讀其書爲之掩書三嘆秦漢後識軻者有人矣予猶怪其論三鄒曰衍者著書十萬言皆宏大不經而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爲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衍惡有此斯言也微軻誰屬哉因賦三鄒篇

三鄒子相雌雄忌奸國政曰琴工衍引天外誣瞽聾高談赤縣八十分孰爲中擁篲敝席走王公嗟我軻貌不妾婦容句舌不連衡而合從誰其引之碣石宮雕龍炙輶言如螽

史記孟軻列傳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栗千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以爲儒者所

謂中國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
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一序九州是也耳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
義節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其術皆類此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
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爲初也又騶子適趙平原君側行轍席如
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第子之座而受業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又騶衍之術迂大而闕辨夷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或有得
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炙炙穀過髡劉向別錄過字或作
輶

天下士有序

魯仲連高風遠致千載一人非戰國士也平生大義與日月
爭光者片言之激梁趙不得帝秦也太史公非其指意不合
大義吾不知太史指何爲大義不大義耶且俾與鄒陽同傳
太史詮人何其不倫耶太史之言天下後世之言也太史不
知魯仲連不爲太史者又將何如吾爲魯仲連高士論而又
賦魯先生天下士

齊與秦爭雄尊天下仗義信陵君能殺蕩陰逗兵將不能殺新垣客

將軍魯先生稷下來叶見梁使決趙疑三晉大臣不如鄒魯兒片言稱危醢安釐九鼎重趙百里退秦師魯先生天下士客將軍歸慶安

釐逃脯醢喜叶

史記魯仲連列傳秦兵圍邯鄲趙王恐魏安釐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謂趙王尊秦昭王為帝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秦軍遂引去於是平原欲封魯連魯連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遂辭去

傳舍吏

傳舍吏當封侯晉鄙救兵鄴中留邯鄲急擊危綴旒傳舍吏兒當國憂散君帑藏大饗士編君妻妾列兵傳傳舍吏兒率死士踴跽音徒俱赤手科鰲頭救兵至邯鄲危復瘳傳舍兒死父封侯

史記平原君列傳秦圍邯鄲邯鄲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鄴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穀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

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
却三十里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

夷門子

魏隱者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或議嬴之行事
僅見於教公子救趙內恩如姬以竊兵符進客朱亥以椎晉
鄙其用智力以成功亦無愈於薛中狗盜之輩然嬴老於料
事決策而必於事成事成而不有其功逆數公子行日以代
晉鄙卽北向自剄以謝公子則一時奇烈異於下蔡之門監
也遠矣故予撫其事以歌之

下蔡門監史先生甘茂之師也大
不事君小不爲臣以苟賤不

廉聞

夷門子抱關七十貧欲死公子開筵客滿堂虛左迎關驚一市公子
執轡遠復迂折身委巷尋朱屠市人皆罵抱關子何以報之七尺軀
邯鄲危旦暮圯趙使者書來公姊將軍出救留蕩陰公子死決夷門
子斬仇進如姬泣公子虎符出中幃公子抱符移主柄老兵嘆惜不

我聽朱屠袖中四十斤大魏主君三尺令夜分兵過長城壕秦軍散走如潰濤趙王割城繳公子平原不得稱人豪報知己北向自剄死

史記信陵君列傳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攝衣冠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嬴年七十攝衣冠爲大梁夷門監

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曰臣有客

倪故客滿堂待客語微察市人皆觀公子顏色執轡從騎是時魏將相宗

侯生視趙公子色終不變魏安釐王數遺十年秦昭王及公子進兵圍邯鄲公

魏王使將軍晉鄙救趙而實持兩端以觀望平秦軍使者俱死相屬

於魏公使將計不獨生救而趙持兩端以觀望平秦軍使者俱死相屬

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內而辭決最而幸出侯生乃屏人間語

曰嬴聞晉鄙之兵符所在欲死秦軍內而辭決最而幸出侯生乃屏人間語

竊爲公嬴聞如姬父使客所殺仇王敬以進如姬求報其父仇莫能得死如

姬爲公嬴聞如姬父使客所殺仇王敬以進如姬求報其父仇莫能得死如

無所辭公在從其計請如姬受公果盜符而晉鄙與公授公子兵行

侯生曰將公在外主令有請所如姬受公果盜符而晉鄙與公授公子兵行

而復請死之事必危矣曰晉臣鄙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於是公曰泣曰

公子畏死耶公曰生曰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耳公曰過謝侯生曰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臣宜從老將往恐不聽公曰泣曰

擊秦軍秦軍疑解去遂救邯鄲十斤鐵椎殺晉鄙公曰泣曰

鐵匡詠史註卷一五中華書局聚

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劉趙孝成王德公子之奪
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嘆為百反嗜吐百
反正義曰嘆
大笑嗜大呼

慈雞田補魏公子乳母辭

秦下令購魏孤匿孤罪族俱屠嗟慈雞獨哺雞秦令毒毒如狐慈雞

知有雞不知有狐搏我軀

列女傳秦攻魏破之殺諸公子而一公子不令曰得公子者賜
金千鎰匿者罪至夷乳母與公子逃魏故臣不見乳母而識之曰公
子安在乳母儻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公
母曰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吾不為也遂抱公
子逃於澤中故臣以告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與公子
俱死秦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之太牢

觀津客

觀津客歇忠臣珠履上客千成羣誰為春申母望人斬一郎位斬首

在棘門歇子繼考作新君黃鬼不食哭觀津

史記春申君列傳考烈王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客有觀津人朱
英又春申君客三千餘其王上客皆躡珠履又朱英謂春申君曰世
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楚王卒李園之必先入臣為君殺李
以無毋望之福人乎君置臣即中楚王卒李園之必先入臣為君殺李

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又考烈王崩李園置死士於棘門內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於是盡滅春申君之家而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

文信侯

太史公議不韋以孔子之所謂聞者非所以議不韋翟大賈以子楚奇貨一鈞得國相封侯食邑而又進詐腐以蓋己禍事益露而禍益甚太后待死於雍賴齊焦一言亟返南宮而仲父之狡終疑之賜書詰責逼死於蜀嗚呼鈞奇之禍一至此哉余為文信侯賦翟大賈詞

翟大賈貨阿楚邯鄲女生子十三繼阿楚翟大賈尊仲父皇假父匿子宮中躡其後戶叶匹夫一語還子母河陽邑封十萬戶呂母冢邨之西芷陽相接草萋萋行人尙點不韋妻

史記呂不韋列傳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秦昭王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所甚愛姬號曰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為秦質於趙呂不韋買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子楚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

好有獻身華陽夫人子楚立為適嗣呂不韋傳之呂不韋取邯鄲諸姬
知有身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
子安國君立為王立一年薨諡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
襄王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
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立一年薨諡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
時竊私通呂不韋子政立為王立一年薨諡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
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呂不韋與通絕愛之乃進嫪毐陰謂太后曰可事
太后私亂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於是相秦王下吏治具得人情實事
連呂不韋夷嫪毐三族遷太子為後於是相秦王下吏治具得人情實事
說秦王乃迎太後於雍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乃賜文信侯
書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恐誅乃飲酖而死始皇十九年太后薨
諡為帝太后與莊襄王妻冢在北邙道西

廁中鼠

并序

斯為小吏時見廁中鼠有人犬驚入見倉中鼠食粟無人犬
憂嘆曰人之賢不肖在所自處耳迺從荀卿學帝王術而卒
不免具五刑之僂斯之自處可知矣余嘗論柏翳氏之鬼不
食者非胡亥趙高殺蘇立亥戮羣公子而亡秦國者懸於斯
仰天一嘆不能死之一言耳高出亡國之言斯誓一死以謝